

我病故我在

郭海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病故我在

张其成 著

卷一

北京联合大学出版集团 北京联合大学出版社

我病故我在

郭海平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病故我在 / 郭海平著. -- 北京 : 新星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33-0754-3

I. ①我… II. ①郭… III. ①艺术-应用-精神疗法-文集 IV. ①R749.0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3343 号

我病故我在

郭海平 著

责任编辑: 武继宇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郭 梅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25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一版 201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54-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自序 / 001

第一部分 当代艺术与精神自由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个人自由? / 004

中国艺术不能是一块遮羞布 / 011

中国当代艺术的绝望与希望 / 015

艺术药理学 / 021

适者生存的是肉体还是灵魂? / 026

让艺术为我们招魂 / 031

没有界线的艺术、医术和巫术 / 036

在“晒太阳”中获得超越的力量 / 041

“创作手记”两篇 / 047

立足本土 转向求真 / 056

——与何桂彦谈中国当代抽象艺术的实践与发展

第二部分 用艺术为癫狂辩护

疾病的意志 / 064

为什么需要保护中国精神病人原生艺术家? / 075

我们需要宽容精神病人并尊敬他们的艺术 / 082

宋伟的无助与艺术界的无能 / 094

墨尔本启示 / 098

——如何用艺术保护精神病人的权益

第三部分 关于癫狂与艺术的对话

与《艺术与设计》元昕对话 / 108

与《艺术国际网》网友在线对话 / 116

与精神分裂者张玉宝对话 / 129

与精神分裂者宋伟对话 / 138

与精神分裂者李奔对话 / 150

与精神分裂者周惠明对话 / 175

附录 郭海平艺术简历 / 193

自序

“我病故我在”是我在2010年南京国际存在主义心理学大会上演讲的主题,当时我面对的听众都是心理学家和心理咨询师。对于他们的工作我并不陌生,因为我从1989年到1993年也从事过心理咨询工作,之所以离开这项工作,是因为我认为心理学对人心灵的关怀不如艺术那么深切,对于我来说,做一名自由艺术家也许更合适。

2002年,我在南京“晒太阳”艺术活动中做过一个“中国当代艺术救护中心”的作品,当时,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都很病态。2005年,我邀请全国各地二十七位艺术家针对“病”这个主题创作作品,并在南京美术馆举办“病:我们今天的艺术展”。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和展览来帮助我和大家更多地了解艺术与病之间的关系。

2006年,当我带着许多疑惑进入精神病院与精神病人一起探寻艺术与精神疾病关系时,精神病人的艺术表现彻底颠覆了我头脑中原有的“健康”“病”和“艺术”的概念,尤其是当我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的艺术中看到那些天赋和潜能的那一刻,我立刻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经验,那是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2010年,我胸口剧烈疼痛,被诊断为肺癌,在得知是误诊后我开始对现代医学产生兴趣。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与艺术建立了更深的联系。我发现中国艺术在社会现实中远没有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或者说,中国艺术的发展始终没有与人精神的健全发展联系在一起,即使有联系,那也是极其被动和消极的。

2010年我与朋友合作创办了南京原形艺术中心,这是中国首个以挖掘、研究、推广精神病人艺术为主的非营利专业机构,我希望这个机构能起到改变中国人对人精神和艺术的传统观念的作用,虽然这项工作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

我病故我在,是指当一个人患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存在。我认为“病”是自然的一种意志,自然通过这一意志强制性地调整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其目的是迫使人反省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中所犯的 error,并予以修正。这个“反省”和“修正”的过程就是所说的真实存在,反之,则是否定这个真实存在。

我是一个喜欢实践与体验的人,对于文字却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为了实现与社会的互动,我又不得不对自己的实践进行阐释,所以常常强迫自己去写一些文字说明,对此,我甚至期望人类能早一天取消这些文字,因为取消文字必将有助于实现人与人,以及人与天地神灵之间的和谐统一。那时,彼此间只靠心领神会就足够了。

好就好在新星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展示视觉图像的版面,正因为有了这些图像才使得我的那些文字说明变得稍有意义,所以在此要特别感谢新星出版社老愚对艺术家们的深情厚意,同时,还要特别感谢南京艺术家黄药为“疗伤系”系列丛书出版所做的努力!

本书收集的图文来自于我近十年的不同时期,这十年是我人生最接近自由的十年,而真正让我感受到自由的恰恰是人的精神疾病和躯体疾病,我之所以选用“我病故我在”做书名,是因为没有其他概念比“我病故我在”更能概括我这十年的身心体验。

郭海平

2012年5月25日

第一部分

当代艺术与精神自由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个人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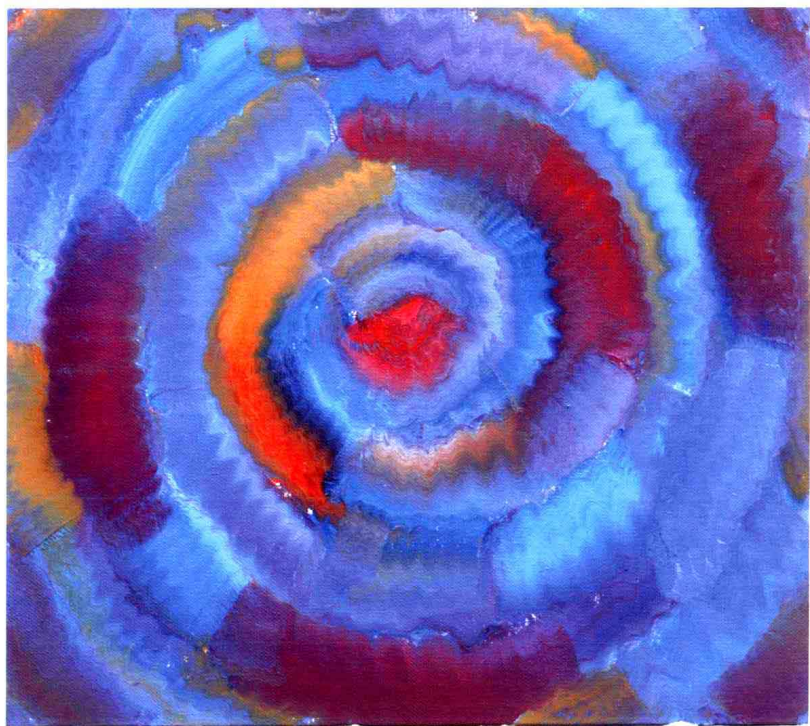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在中国的“85 美术新潮”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宣告结束，也许是因为年轻，当年也没有想到去追问“美术新潮”与资产阶级到底有哪些具体联系。但在后来的岁月中，却不知为什么一提到“个性自由”与“思想解放”，还是会有不少人联想到那个“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开始疑惑，然后是自问，难道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能追求个性自由吗？如果是这样，岂不是逼迫大家投奔资本主义社会吗？当年陈丹青、徐冰、陈箴、蔡国强、袁运生、黄永砗、周春芽等一批年轻艺术家前往美国、德国、法国、日本是否就是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共产党宣言》中看到这样一段内容：“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仅如此，他们还说过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个人自由也并非资产阶级的专利，那为什么至今仍有许多中国人会将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呢？后来我在《马、恩是怎么看待个人自由的》（2010 年 7 月 12 日《北京日报》）一文中找到了答案，这篇文章写道：“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由于‘左’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内本应存在的范畴被人为排除在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外。‘个人自由’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曾一度将个人自由与极端个人主义混为一谈，其直接影响就是，在否定极端个人主义的同时，也否定了个人自由。”该文还明确写道：“马、恩认为，个人自由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尺度，社会发展的进步水平是以个人自由水平为标志的。”

“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已从二十多年前的一百多美元上升到了今天的两千多美元，中国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更大的变化还是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这时，中国人如仍不能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解脱出来，依然还对追求个人自由心存戒备，不仅会伤害到每个个人，同时也一定会伤害到社会。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对个人自由实在是太陌生，以致当这个社会允许我们去追求个人自由时，我们竟不知所措。南京艺术家罗隶曾在“清明”艺术展上做过一个“放生”实验，他买了一百只金丝雀在一座山丘上放生，打开鸟笼门，结果只有极少数会选择飞离，对于不愿出门的金丝雀，罗隶将它们一一捉出笼外，没想到90%都围绕在竹笼周围蹦来跳去。也许是因为不曾有过飞翔的体验，也许是因为翅膀飞翔的功能早已退化，第二天当我们再去看望这些鸟儿时，竟没有看到一只存活在鸟笼的周围，看到的竟是金丝雀残缺不全的尸首。正当我们感到惊讶时，住在不远处的工人师傅告诉我们说他夜里听到了金丝雀挣扎的惨叫声。他说估计那惨叫声是野猫、黄鼠狼偷袭造成的，因为这山丘附近常有动物出没。

如果说昨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还是少数个人的先知先觉，那么，今天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则与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关系密切，这是因为只有个人自由才能自由地应对这个市场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种种全新挑战，如果拒绝或逃避个人自由，其结果只能是被淘汰和吞噬，情景就如同罗隶“放生”实验中一个个被吞噬和肢解的金丝雀。



“旋”系列 布上油画 2011年 作者:郭海平

允许你自由,要求你自由,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一历史机遇,最终也只能逃避自由,或任由现实来判决。对于这种逃避自由的现象,弗洛姆曾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写道:“解脱任何束缚与不能积极实现自由及个人化,这两者之间不均衡的结果,将导致一场恐慌的对自由的逃避,有的逃入新的束缚中,有的则至少变得完全漠不关心。”对于逃避自由,很多中国人一定不能理解,这些人会认为拥有越来越多的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就是个人自由的具体实现,但事实上这不仅不是个人自由,而恰恰是一种反个人自由。这是因为真正的个人自由是指一个个人生命内在自然和内在潜能的觉醒,只有当这种内在生命觉醒时个人自由才可能得以体现。电脑、手机、空调、汽车、飞机只是外在赋予个人的自由,这个赋予具有强迫的性质,即非使用不

可。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种强迫性,大家不知道现代人精神上常常出现的紧张、困惑、焦虑、动荡、不确定、孤独恰恰与这些强迫有关。

本文说的逃避自由并非是指逃避这种具有强迫性的自由,而是逃避自己内在生命固有的个人自由,即自我逃避。对于那种强迫性的自由,中国人不但没有逃避,反而正在狂热地追求,而这种追求本身恰恰是对个人自由的逃避,因为他无视自己生命的内在自然与潜能,自我逃避、自抛自弃,结果是不自信和孤独,或者用狂妄自大来掩饰这种不自信和孤独。越不自信越孤独就越向外寻求帮助,越依赖外界,结果是越追求越不自信,越孤独,越虚弱,越狂妄自大,直至形成恶性循环。之所以说这个时代为我们创造了一次获得个人自由的机遇,是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受到的重击次数非常有限。今天的全球化、信息化社会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和年轻一代难得的机遇,所以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不要错过这次机遇。

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西方相比,的确存在许多落后的地方,如欧洲用五百年时间清理他们只有四百年封建社会的思想,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二千多年,对它的清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在内一共也只用了一百年时间,如果说中国人现在既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同时还要应对极左思想的干扰,相比之下,欧美人要轻松许多,因为他们基本上已还清了旧账,而我们还有太多旧账没有还清。为了还清旧账和新账,我们应当了解一下西方是怎样还账的。就以他们近一百年里的哲学界和艺术界为例,哲学界诞生了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阿多诺、马尔库塞、维特根斯坦、萨特、福柯、德勒兹、罗兰·巴特等,艺术界诞生了塞尚、梵高、高更、克利、毕加索、杜尚、塔皮埃斯、杜布菲、波洛克、罗斯科、培根、安迪·沃霍尔、波依斯等,这里还未包括大量作家、诗人和电影导演。正因为有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个人自由在他们那里形成了一个广阔的空间。至于这些人对个人自由世界的建立到底做



青花瓷 实物 2008 年 作者:郭海平

了哪些具体贡献呢?我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发挥了具体作用,如哲学家改变西方人过去的理性思维,艺术家则疏通了西方人过去不畅通的情感、直觉和感性通道。也正是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个人开始从理性和感性中解放出来,并体验到真正的个人自由。这个个人自由与其他自由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可以自由地进出自己内在和外在的世界,因为内在世界始终处于觉醒状态,从而使得他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不断的创造,正是这种创造才可以让个性充满活力,并最终战胜和克服各种外界的挑战。同时也因为自己的内在世界始终处于觉醒状态,个人才可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与缺憾,并随时从外界摄取他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和能量。

中国人的旧账之所以沉重,就在于几千年的累积,这些沉重的负担使得个人内在的自然与潜能长期处于抑制和休眠状态,每当遇到挫折和挑战似乎只能采取向外界求助,或做非常僵硬的抵抗。久而久之,个人的内在的自然与潜能就可能出现退化、萎缩、枯竭、麻木、迟钝,越是如此就越容易妥协、屈服和向外求助,导致今天的中国人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汽车、洋房和黄金,对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却置若罔闻,除非它可以换取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汽车和洋房。这种精神在当下中国艺术界的表现更是淋漓尽致,因为创造力的枯竭,复制、模仿古人或外国人,或向传统倒退极为普遍和盛行,等复制、模仿、倒退的兴趣耗尽之后,就开始投机取巧、自欺欺人等等。这难道不是中国人和中国艺术家的悲剧吗?

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当务之急是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到来尽快启动属于自己的个人自由文化建设,如仍无动于衷,结果只能是继续追逐黄金、汽车、洋房,继续复制、模仿古人或外国人,继续投机取巧、自欺欺人。长此以往不断继续,谁能想象中国将会变成怎样的情景呢?也许是对未来充满恐惧,我不得不再次自问,我们是否愿意接受个人自由?我们是否做好了接受个人自由的准备?

在中国,谁可以启动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文化建设?左顾右

盼,在目前的现实中似乎只有艺术家,因为只有艺术家才有可能用艺术的形式将“个体在他不可替代的命运和地位之中,成为一个普遍真理的预言家”,就是说只有艺术家的艺术表现既属于他本人,同时也可以属于其他个人,也正因为这种双重属性,艺术家同时才具有让他这个“个体使普遍意义具体化”,马尔库塞说这就是艺术赋予艺术家的“特权”。其他个人也正因为受到艺术家作品的刺激而使自身内在的生命活力得到激发,这时,每一个被激发的内在生命就有可能调动起自己的创造性潜能,同时也会明白自己的问题之所在,这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能依据个体完整而正常的命运说它想说出的东西”,艺术是“通过对人的意识和下意识冲击而起作用”。所以说,在中国,由艺术家去启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个人自由文化建设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当下艺术家并未做好任何心理准备。既然当下艺术家未做好心理准备,为什么不去考虑其他社会角色来承担这一任务呢?这是因为还没有第二种语言比艺术更自由。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艺术能超越任何特定的阶级利益而又不废除这一利益。”我对于马尔库塞这番话的理解是:正因为艺术只对每一个个体自由负责,所以,它自然也就会对每一个阶级中的每一个人负责。也许正因为如此,马尔库塞才被世人称之为是西方“非暴力反抗”的代表,不过他还有另一个大家熟悉的身份——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我之所以在此反复引用马尔库塞的观点,是因为当我准备结束这篇文章时,我却不得不反复思考马尔库塞的这些观点,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得不反复引用他的这些观点。

2012年4月1日

中国艺术不能是一块遮羞布

今天,中国人学习艺术都是从学习美术开始的,美术是中国人对艺术的第一印象,也正是这个第一印象才使得大多数中国人在面对自由艺术世界时常常会感到困惑、惊讶,甚至无所适从。

“美术”概念起源于欧洲十八世纪,日本人创造了这个词,中国直接将它引入到了汉语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次转换,其意义都将与接受它的本土文化相结合,并赋予这个国家或地区文化的意义。

在中国,美术通常是指国(国画)、油(油画)、版(版画)、雕(雕塑),以致中国大学中的美术系一般都是指这四个专业,而这四个专业的区别主要还是由于使用工具、材料的差异而导致技法的不同,至于指导这些技法的美学理念却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只要能欣赏其中任何一类作品,欣赏其他作品都不会有太大障碍。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经过一番美术教育之后再欣赏自由艺术时首先总是关注这个作品的技法和美学价值,没有技法和没有美学价值的支撑,任何形式在中国人心中都是难以接受和欣赏的,这就是中国人审美观与艺术思维的定势。

从少儿开始对人的思维进行标准化、模式化的思维训练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在接受教育前,每个中国人的思维与其他国家人一